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 《彼得后书》和《犹大书》 第二节

在下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他写这封信的总体目标以及其紧迫性背后的原因。听众听到使徒彼得谈到他渴望为他们提供永久的资源，提醒他们使徒福音的某些关键方面，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信仰，以便在他去世后，也就是他无法亲自这样做之后，成为帮助他们走上正路的资源。因此，即使你们已经了解这些事情，并且已经坚定地信靠了所传给你们真理，我仍要不断地提醒你们。

但我认为，当我还在这帐篷里的时候，应该提醒你们，因为我知道我离开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向我启示的。所以我要利用一切机会，叫你们在我离开之后，仍然记得这些事。这段经文提供了彼得生平的两个回忆。

尚不清楚作者是否希望听众联想到约翰福音第21章中耶稣复活后谈到彼得最终被处决的传统，或者作者或彼得本人是否在圣灵中得到了基督不同的启示，关于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无论如何，这封信的内容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说是这位伟大的使徒对他身后教会的最后一次教导。这最后一次教导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听众确信基督的再来和上帝的审判，以抵御某些怀疑论者试图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修正。

面对革新者的挑战，使徒们关于信仰的见证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和保留，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植根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介入世界的亲身经历，而非人类的创造力。这引出了第二种更为完善的记忆。因为我们向你们传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显现，并非靠着巧言巧语，而是凭着亲眼见证祂的荣耀。

当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至高荣耀之中有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亲爱的，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应当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作者在这里提到了被称为“显圣容”的奇异事件，这事件在对观福音书中有所记载，例如马可福音9:2及以下、马太福音7:1及以下以及路加福音9:28及以下。

为了方便大家回顾这段故事，我分享马可福音的简略版。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独自一人。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衣服洁白如光，世上无人能漂白。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与耶稣交谈。

忽然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忽然环顾四周，见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别人与他们同在。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

首先，彼得后书的作者将他关于登山变像的叙述，以目击证人的证言形式呈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效论证的教科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些无需他虚构的。目击证人的证词、誓言和书面文件都属于这类强有力的证据。

彼得的目击证言在此道出了神赋予耶稣的荣耀。彼得与雅各、约翰一同瞥见了耶稣，这位永恒之子，在道成肉身之前与父同在的荣耀。他瞥见了耶稣不仅在复活之后，而且在升天之后，以及最终作为主和审判者再次降临时所拥有的荣耀。

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迫害耶稣教派时，遇见的正是这位荣耀的基督，因为他认为耶稣教派正在侵蚀以色列人对盟约的忠诚。约翰在拔摩岛上经历异象时，也见到了这位荣耀的基督，而这些经历最终成就了启示录。作者将耶稣的显圣容描述为上帝赋予耶稣独特尊贵的证据，这句话让人想起诗篇8篇5、6节：“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将万物置于他的脚下。诗篇第8篇最初被理解为颂扬上帝在创造秩序中赋予人类的非凡特权。诗篇作者在开启他的赞美诗时说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思念他？”早期基督徒抓住“人子”的提法，认为这首诗不仅在谈论人类，也在谈论耶稣。

此外，上帝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让人想起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原本是一首君王颂歌，颂扬大卫王所享有的神圣恩惠，以及这位君王在上帝宇宙中的地位。然而，后来它被解读为关于弥赛亚——最终的大卫王——的预言。作为这位儿子，耶稣应许将从上帝那里承受万国为基业，并用铁杖治理他们。

在早期教会中，这成了预示基督再来开启祂国度的神谕。因此，作者复述耶稣显圣容故事的语言，将这一事件描绘成耶稣作为上帝指定的末世君王和审判者再次降临的预示性经历。这或许也正是马可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并非偶然。

马可把耶稣的话语和关于耶稣的故事融入他的叙述中，并以耶稣的这句话作为登山显圣的开场白。站在这里的人中，有些人在尝到死亡的滋味之前，必定会看到神的国在荣耀中降临。马可似乎理解了耶稣的宣告，并引导他的读者理解，登山显圣是耶稣接下来要讲述的情节，也是迄今为止耶稣故事中唯一一个以精确的时间线与前一个情节相联系的情节。

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彼得后书》的作者对耶稣显圣容的理解也完全一样。这是耶稣复临时一次异象般的经历。

至少对彼得、雅各和约翰来说，这段经历使他们更加确信先知的话语。作者希望，对这段使徒见证的回忆也能为他的读者带来同样的效果。因此，他敦促他们，不顾怀疑论者的反对和对先知话语的去神话化，坚守先知话语所宣告的未来必将实现的真理。

这样，主黎明的光芒将照亮他们的脚步，驱散今生的昏暗，以便当黎明完全到来时，他们会发现他们走得很好。我们承认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正如耶稣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耶稣的显圣容使我们更加确信，故事终将如耶稣所应许的那样展开，正如教会的伟大传统在尼西亚信经中所宣告的，他将在荣耀中再次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

这种信念并非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或挂在嘴边，而是要塑造我们的整个人生，正如作者在信的结尾展望基督将要带来的灾难性降临，开启新创造时所表达的那样。既然这一切都注定要毁灭，那么，你们又该成为怎样的人呢？你们该以圣洁的行为和虔诚的心，等候并加速上帝之日的到来？作者提供了耶稣在登山变像时所彰显的荣耀和

尊贵，以及上帝宣告耶稣确实是上帝之子——这个称号与诗篇第二篇有着丰富的共鸣，诗篇第二篇也预示着上帝所任命的摄政王将对所有国家施行审判——这些证据使预言更加确定。这使他略微离题，肯定了过去群体所接受的真实预言的可靠性，毫无疑问，这些预言主要指的是那些展望主之日的希伯来先知的预言。

因此，在第一章20和21节，我们读到：你们要确实知道，圣经里的预言没有一个是出于人意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段经文常被解读为对私自解释圣经文本的警告，这本身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但这不太可能是作者的本意。相反，他是在肯定先知对其所经历的任何狂喜体验、梦境、异象或听到的神圣声音的准确理解和表达，以至于先知对其意义的表述是准确可靠的。

在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预言是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传达并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想想德尔斐的神谕，她处于一种神秘的、甚至可能是致幻的恍惚状态中，发出声音，祭司们则尽其所能地记录下来，将那些常常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是误导性的神谕传达给询问者，让他们自行解读。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为我们的作者断言圣经预言的创作中不容许任何错误或误解提供了一些背景。

圣灵引领先知们准确地说出并写下神所预定的话语。然而，并非所有先知都是如此。作者提醒他的读者，在前约的子民中，假冒之事屡见不鲜，正如假冒之事在读者目前的处境中将继续困扰神的子民一样。然而，在百姓中确实有假先知，正如你们中间也将有假教师，他们会引入毁灭性的见解，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最终自取灭亡。

许多人会追随他们无耻的自我放纵行为，因此真理之路将被毁谤，他们会贪婪地用捏造的信息与你们交易，对他们来说，谴责早已不迟延，他们的毁灭也永不止息。如何区分真先知和假先知？如何知道谁在为上帝说话？作者认为，个人的道德品格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先知是在服务于上帝的愿望，还是利用他或她的影响力来满足他或她自己的欲望，通常是以非常物质和感官的方式？正如这封信的第一章和第三章所暗示的，与信仰团体所接受的真正先知的传统相一致，即第一和第二圣殿时期的先知（他们的神谕记录在经文中），以及受圣灵启发向受众介绍信仰的使徒，是另一个主要标准。保罗和负责撰写约翰一书的长老都会同意这一点。

尽管作者使用了将来时态，但从书信其余部分的展开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假教师已经到来。作者从第二章第10节开始，一直到本章结尾，都用现在时态谈论他们及其活动，并在第三章第3至7节中谈到他们对基督徒关于基督再临和最后审判的信仰的攻击。也正是在书信的这一部分，我们开始清晰地听到犹大书的呼应，这种呼应一直持续到第二章结尾。虽然许多主题都是传统的，但这些主题的集中以及它们在整章中的平行发展，强烈地表明一位作者了解、重视并借鉴了另一位作者的作品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即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试图修改使徒福音的创新型闯入者。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使用这份资料，而是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以适应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受众，以及关注点截然不同的竞争信息。

学术界一致认为犹大书是更原始的文本，彼得后书的作者以其主题的推进作为向其受众讲话的基础，因为犹大书对神圣审判的必然性关注与彼得后书的处境息息相关，也因为犹大书对那些自私自利、妄图篡改福音的人进行了如此强烈的谴责。因此，关注彼得后书对犹大书内容的修改，有助于我们理解彼得后书的关注点及其受众的特征。在彼得后书第2章第1至3节中，我们捕捉到犹大书第4节中几个主题的呼应。这些“革

新者”渗透到教会并引入破坏性的教义，在某种意义上否认基督的主权，以及这些人的定罪早已宣告，即使没有具体地、个别地审判这些教师，圣经至少也记录了上帝对所有这类人的审判。

在犹大的事例中，闯入者否认主耶稣似乎纯粹是出于行为举止。他们或许口头上承认耶稣是主，但实际上却没有遵行主的吩咐，从而否认了主耶稣的主权。彼得后书的作者或许想到了这位敌对的教师否认上帝审判的使命，因此也否认了基督将以主和审判者的身份再来。

当然，这也带来了实际后果。摆脱了对神圣奖赏和惩罚的担忧，人生之路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尽情享受人生，追求个人的快乐和目标。我们的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担忧，即这种追求快乐的行为对基督教群体声誉的影响。

基督徒通常被视为一群堕落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实际上否认绝大多数神祇的存在，这些神祇不再与邻人表现出应有的公民团结，无论是在公共节日还是私人聚会上，而所有这些活动都象征性地承认了基督徒所拒绝的神祇。早期基督教领袖们竭力确保，任何针对基督徒的指责都是出于真正高尚的事业，即他们对独一真神的忠诚，以及对他们主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国度的忠诚，而不是出于不道德或公然颠覆行为的正当理由。《彼得后书》的作者也在此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真理之路无疑会遭受诽谤，但不应将其归咎于那些自称基督徒之人的不道德或自我放纵的行为。我们也可以从这封信的开头，以及作者在第三章中对对手教师对基督教神圣审判信仰的批评所作的精心回应中找到这种担忧的体现。如果某些人认为基督教信仰过于狭隘或偏狭，作者将证明它既符合希腊罗马伦理学的最高理想，也符合对神圣审判信仰的哲学辩护。第二章第三节的结尾部分尤其耐人寻味，因为第三章将重点强调所谓的神圣审判的延迟，而伊壁鸠鲁及其学派认为，这是神实际上并不关心人类不公的标志。

作者特意两次强调，这些敌对教师的拟人化审判既非懒惰，亦非瞌睡。如果上帝尚未除掉这些敌对教师，那只有一个目的：为他们腾出空间，让他们悔改，接受完整的真福音，并按照耶稣昂贵的牺牲洗净他们过去的罪孽，并朝着上帝重建天地的方向生活，在那里只有公义才能安居。作者开始反驳敌对教师关于上帝不会介入审判和惩罚的断言，并重温神圣历史中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的事件。

他将古代世界及其居民在洪水中的毁灭，以及所多玛的大火视为历史例证，证明上帝关注人类的不公，并承诺干预以结束这种不公。然而，这些例子也可作为历史先例，支持犹太圣经和使徒的信念，即上帝将在未来再次干预，审判一切不义，并将其从上帝的新创造中消除。这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术》中阐述的一般逻辑原理，即未来通常与过去相似，通过考察过去，我们能够预测和判断未来。

因此，这些先例使得基督将再来，或他将在荣耀中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宣告可信。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至十节所听到的。因为，神既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却把他们用黑暗的锁链囚禁在地狱，交给人去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界，曾降洪水淹没不敬虔的世代，却保全了传义道的挪亚家的八个人，将所多玛、蛾摩拉两城焚烧成灰，定了它们的罪，作为不敬虔之人将要遭遇的鉴戒；却拯救了那些因不法之人的无耻行为而痛心的义人。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因看见并传扬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虔诚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何况那些随从肉体、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呢？

作者援引了犯罪天使的例子（现在与大洪水联系得更紧密），以及犹大书5至7节中也提到的所多玛的例子，但省略了犹大书中对出埃及世代的提及。然而，他引入了与这些审判事件相对应的正面事件，即诺亚及其家人从洪水中获救，以及罗得从所多玛城获救。这种双重强调不仅符合作者的目标，即削弱敌对教师的论调，也是为了鼓励读者持续追求公义，这是他在第一章3至11节中阐述的方针，最终使读者从即将到来的审判中得救，他将在第三章1至15节讨论这一点。

在《创世记》中，任性的天使与洪水紧密相连。洪水故事的整个情节都以创世记6:1至4中简短而引人入胜的天使与人类女性交配的描述作为开端，这种联系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文献中也得到了深层阐释。例如，在库姆兰周围洞穴中发现的《创世记伪经》中，拉麦担心他那英俊异常的儿子诺亚可能并非自己的，而是某个天使与拉麦妻子交配的产物。

在其他经文中，洪水被认为是由天使引入人类并由人类施行的邪恶所导致的。因此，我们的作者很自然地将天使的守望者与洪水和诺亚联系起来，作为积极的对应，见证上帝在审判不敬虔之人时保护义人。有趣的是，我们的作者称诺亚为“正义的传道者”。

《创世记》的叙述中没有迹象表明诺亚曾试图向邻人传福音或改造他们，但第二圣殿时期对诺亚故事的扩展却如此描述他。例如，在第一个兄弟神谕中，上帝委托诺亚向所有人宣告悔改，以便所有人都能得救。约瑟夫斯在对圣经故事的释义中写道，诺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不安，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满，并敦促他们改变自己的性情和行为，使之变得更好。

这一传统或许可以对抗那些只关心群体内部救赎的倾向，提醒他们像挪亚一样，有责任见证上帝的公义，并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邀请邻舍到安全的地方。正如犹大对待他所关心的闯入者一样，《彼得后书》的作者现在对敌对教师的性格和动机进行了全面的斥责。他们僭越傲慢，毫不畏惧地诽谤荣耀的神，而比他们更有能力和权能的天使，却不会在主面前对他们进行辱骂性的审判。

但这些人如同没有理性的野兽，凭本能行事，生来就是为了被捕获和毁灭。他们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也将在他们的败坏中被毁灭，因为他们以不义为不义的报酬。他们白日以宴乐为乐，这些有污点和瑕疵的人，与你们一同吃喝，玩弄诡计。他们常寻觅淫妇，永不停止犯罪，引诱心灵不稳定的人，心中充满了贪婪，他们是被咒诅的儿女。他们离弃正路，走入歧途，随从波索尔之子巴兰的道路，巴兰贪爱不义的报酬。

但他因自己的过犯而遭受责备。一头口齿不清的驴子用人的声音说话，阻止了先知的疯狂。如果《彼得后书》的作者确实如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引用了犹大书作为参考，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避免提及天使围绕摩西尸体争执的奇怪事件，甚至省略了对《以诺一书》第9节的背诵，作为对神圣审判的见证。

这或许表明他本人对这些非正典著作缺乏热情，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他的读者对这些著作和传统缺乏了解。如果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在保罗和彼得传教工作重合地区的某个教会中发表演讲，那么他们与在巴勒斯坦流行的非正典著作和传统相去甚远，因此，在这封信中援引这些传统只会造成混淆，而非带来好处。然而，作者仍然坚持认为，那些敌对的教师们诽谤那些在创造阶梯上比人类更高层次的灵体。

他们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但否认天使或魔鬼对人类生存的权威似乎与否认上帝本身对人类事务的介入相符。他们或许确实通过轻蔑地谈论那些他们那些更迷信的听众被教导要尊敬的灵体来维护他们的自由。听众或许会回想起《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至6节中的情节，其中米迦勒回应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就像犹大书那样，但不再带有摩西尸体故事中可能令人困惑的包袱。

作者驳斥了那些反对者老师的哲学主张，声称他们实际上只是在野蛮动物的水平上运作，而不是开明的人类。这体现在他们对饮食的放纵、他们所谓的性幽会的渴望，以及驱动他们一切行为的贪婪或占有欲上。超级富豪和有闲阶级或许会在白天的任何时候，甚至连续的日夜里纵情声色，但总的来说，这种在白天自我放纵的懒惰行为被认为是堕落的。

以赛亚早已谴责过这样的人，他们只顾享乐，不事奉神。公元一世纪的《摩西五经》也用这种特质来形容不信神的人。他们是诡诈的人，只顾自己，虚伪得无所不用其极，喜欢随时享用盛宴，贪得无厌。

我原本随意翻译成“时刻警惕淫妇”的那句诗，其实更直白地表达为“满眼淫妇”。这种晦涩的表达似乎暗示了人们知道，眼睛的瞳孔在希腊语中被称为“korei”，即少女。普鲁塔克在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的著作中，引用了一句似乎是当时的谚语，指的是那些眼中充满淫妇（porei，妓女）而不是“korei”（少女）的淫荡男人。

即使没有联想到这一点，人们也能理解。这些教师们正在四处寻觅。撇开犹大书中对该隐和可拉的提及，我们的作者专注于巴兰的故事，并着重讲述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事件：巴兰遭遇了耶和华派来的天使，那位天使要趁巴兰还没来得及咒诅神子民之前将他击杀。

这段故事记载在《民数记》22章15至35节。值得称赞的是，巴兰在摩押王巴勒的召见下，并没有去见他。即使他最终妥协，他也告诉使者，他只能说上帝放在他口中的话，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

然而，在前往摩押的路上，耶和华的天使三次站在巴兰的路上，要击杀他。每次，巴兰骑的驴都会偏离道路，或者最终干脆躺在路上。当巴兰再次攻击驴时，驴开口说话，提醒他注意面前那位可怕的天使，巴兰终于睁开眼睛，意识到驴子救了他一命的危险。

作者以类似的方式暗示，这些敌对的教师们，虽然假装拥有关于神圣事物的真知灼见，却对即将来临的危险视而不见，他们自己也否认上帝即将来临的审判。作者继续谴责这些敌对的教师们，强调他们不仅会给粗心大意的人带来危险，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既了解基督提供的救赎和新生命，却又转而拥抱他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救赎

我们脱离的那生命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处境会比那些从未体验过基督恩惠的人更糟糕。

这些人是无水的泉源，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幽暗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骄傲的话，用肉体无耻的私欲引诱那些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得胜了什么，就被什么奴役。因为，他们若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逃避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这些事缠住，被制伏，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又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诫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谚语中所说的真谛，如今却降临到他们身上，如同狗转过来吃自己吐出的，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打滚。我们再次听到犹大书的强烈共鸣，例如，犹大声称那些敌对的教师如同干涸的泉源，毫无实质性的教诲。然而，我们的作者指出，那些明知蒙神恩惠，却拒绝神呼召我们追求的圣洁，转而追求自私自利的人，将面临怎样的危险。

开篇段落就已预见到这种强调，未能在美德和圣洁的新生活中前进，就等于忘记了我们过去罪孽的洁净。在第二章第19节，作者来到一个关键点，对比了追随伊壁鸠鲁脚步的对手教师们向听众承诺的自由，以及他们所承受的更为可耻的奴役——被欲望和激情所奴役。他在此触及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哲学话题：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奴役。

例如，人们会想到亚历山大的斐洛的论著，即每个好人都是自由的，或者狄奥克里蒂斯关于自由与奴役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篇演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都看到，真正的自由并非被允许为所欲为，正如真正的奴役与社会地位无关一样。相反，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不被情绪、渴望或身体感觉驱使的能力。

这种自由不被任何冲动所胁迫而做出任何卑鄙或恶毒行为。而真正的奴隶制则恰恰相反，被低级欲望所驱使，做出违背普遍推崇的正义、勇气、智慧和节制理想的可耻行为。敌对的教师们歪曲了基督的福音，借用保罗的话来说，这为他们继续满足肉体的情欲提供了空间。

他们这样做，就丧失了福音原本要带给人类的真正自由。任何被这些敌对导师说服的人，当然也面临同样的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

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拒绝上帝赐予生命和敬虔的恩典——我们的作者在信的开头就提到了这一点——比对生命和敬虔一无所知、从未经历过这些恩典更糟糕。因为它包含着一种刻意做出的价值判断，正如出埃及那一代人所说的那样，与其继续跟随上帝前往应许之地，不如在埃及享受肉食的供给。犹大在信的此处引用了以诺书1.9节的内容，关于上帝将与他的成千上万的圣徒一同施行审判。

我们的作者省略了这段引述，转而关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更为核心的内容。前者，他们的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更糟糕，这让人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中的一句话。污鬼离了人，就在无水之地游荡，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去。”它到了，就见里面空空如也，打扫干净，摆列整齐。它就去带了七个比它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这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彼得后书的作者似乎按照这样的人来解读这则寓言：他们虽然在救赎和伦理层面上被基督拯救，但后来却再次被旧生活所控制，就像其他反对的教师一样。

第二个资源是一条更直接出自《箴言》的格言，其中将重蹈覆辙的愚昧人比作一条狗，它吐出的呕吐物，也就是先前已被证明有害的东西，又回来重新吃掉。此外，还有一条源自畜牧业的格言，教导我们，给猪洗澡毫无意义。领受神的恩惠，进入生命，真正踏上神通过耶稣的死和圣灵的倾注所开辟的疏散之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活出这样的生活，以表明我们了解并尊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价值。

对作者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始终如一地沿着这条轨迹生活：我们洗净了过去的罪孽，获得了公义，这公义将在上帝爱子的国度里安居。对于那些尝过主恩滋味、亲眼见证主是美善、他所赐生命也是美善的人来说，未能做到这一点，偏离这条正路，是不可想象的。